

中國神話史研究的反思

田兆元*

摘 要

神話歷史的研究與神話理論建構互為表裡，上個世紀，神話歷史研究在神話物件指認，神話起源研究，神話演變動力，神話的演變趨向，以及神話的時代限定，專題神話研究方面都做出過重要貢獻，成為神話理論建設的重要基礎。新時期的神話研究偏向共時性研究，神話歷史研究相對薄弱。論文認為：神話歷史研究的薄弱已經制約神話研究的發展。神話及神話歷史必須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化類型加以研究，對待神話歷史，宜以合法性和認同性作為神話的基本屬性，而神話主體是一個複合的認同共同神話的族群，神話的形態將是一個以神聖敘事為中心的結構體系，而神話的發展，其發生、傳播、銷歇和復興表現形式應予關注。

關鍵詞：神話史、合法性、認同性

*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ythology

Tian zhao-yuan*

Abstract

Since last century,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ythology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mythology. 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me research topics, including object identification, the study of the origin, the motive and trend of evolution, age confirmation, and special studies. Nowadays, mythology studies are synchronic but not diachronic, which has limited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ythology. The history of mythology should be studied as an independent cultural type. Legitimacy and identification form the basic attributes of mythology. Its subject is an ethnic group in which people have a common view of mythology. Its form is a structural system which focuses on holy narrative. Furthermore, its origin, evolution, dissemination, disappearance, and renaissance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Key words: the history of mythology, legitimacy, identification

*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中國神話史研究的反思

田兆元

一、前言

學科物件的歷史與學科建設本來是互為表裡的，沒有歷史的學科是不成熟的學科，或者說是沒有目標的學科。一個學科要通過這個學科研究物件的歷史建構起來，這是學科建設的基本規律。如中國文學，它的理論是中國古代文學史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支撐下建立起來的。哲學原理是需要哲學史建構的，倫理學也是需要中外倫理史來參與建構的，學科建設無不如此。當然也有人會說，先有學科理論再才會根據理論建構歷史。是通過學科歷史來建構學科的理論，還是通過理論來建構學科的歷史，這是一個類似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沒有辦法得出誰先誰後的結論，但能夠說明二者的相互依存，關係密切。即便是先有了一套理論說法，沒有歷史的建構，這套說法還會是空中樓閣，沒有辦法把自我的形態展示出來。從這個角度看，神話歷史的研究似乎更為重要一些。

神話學學科研究物件是神話，神話的歷史即神話史，是神話學的基礎。本文將討論：上個世紀的神話史是如何建構起來的，即神話史被怎樣表述著，它對於神話的理論帶來何種影響？我們今天研究神話史應該關注哪些問題，這些問題對於神話學的發展具有何種意義？

二

中國的神話的概念，在上個世紀初由留日學生蔣觀雲明確提出來，「神話」是一個從日本引入的概念，這已經成為共識。在蔣觀雲的那篇被人們反復引證的 1903 年的《神話歷史養成之人物》的文章中，「神話」一詞進入了標題之中¹，這是中國的神話學的一個很重要的事件。但是，我們見到的這篇文章中的神話概念與我們今天的理解相差還是很遠，在他看來，神話和歷史都是屬於文學範疇的，而神話是什麼呢？蔣觀雲明確地說，那就是小說，小說是可以和神話易名的。那個時代，文學是什麼都是很糊塗的，神話是什麼大家都沒有統一的見解。蔣觀雲的話，大概只是自己的一個粗淺的看法，是對於神話概念的一種大致的估計，與今天的神話觀念，或者在他提出這個概念過後的一段時間裡人們的神話觀念是不一樣的。這樣，我們還不能說蔣觀雲是中國神話學的奠基人，原因是：他沒有進行神話歷史的建構，因此，其理論學說是簡單的和缺少目標指向的。後來他撰寫《中國人種考》系列論文並集結成書，提到許多關於黃帝的故事，但那是當作人種學的歷史材料來討論的，主要是為了支撐其介紹的「中國人種西來說」，沒有明確的神話學的理論意識和神話歷史的觀念。

那麼是誰帶來了真正的現代意義上的神話觀呢？我們認為成熟的神話概念是在對於神話歷史的指認過程中帶來的，是歷史學家在討論人的歷史與神話的歷史的過程中把神話的概念真正傳達出來的。這個人是夏曾佑，是他確認了神話的物件，也就是說用神話的歷史支撐了神話的概念，其時間是 1905 年。

1905 年，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中這樣寫到：「中國自黃帝以上，包犧、女媧、神農、諸帝，其人之形貌，年齡，皆在半人半神之間，皆神話也。故言中國之信史者，必自炎黃之際始。」² 這段話很重要，他首先指出了中國

¹ 蔣觀雲《神話歷史養成之人物》，原載 1936 年《新民叢報·談叢》第 36 號，文見馬昌儀編《中國神話學文論選萃》（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 年版）。

² 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初版於 1905 年，由商務印書館陸續印行。本文的引文來自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重印的「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夏曾佑《中國古代史》，頁 18。

文化典籍的記載中的一部分內容是神話，神話這個概念開始有了具體的內涵——即關於伏羲女媧的述說等是神話，而不是像過去說的是歷史，是帝王的世系。這就不象蔣觀雲那樣，神話還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而是有了具體的實在的內容。因此，我們把這次對於神話的歷史物件的指認當作神話學的真正意義上的開始。這種指認的一條重要原則是，這些古代諸帝王的「皆在半人半神之間」。這條原則後來被廣泛認同，即神話是關於神的故事，如茅盾所言是「神們的行事」。夏曾佑提出了一個炎黃之前的時代叫「傳疑」時代，與我們今天所說的「傳說時代」略微接近，但更強調其神話屬性。我們今天說起的「上古神話」就是他提出來的，這為神話研究打下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而列出「上古神話」、「包犧氏」、「女媧氏」、「神農氏」、「神話之原因」這麼多節來討論神話，是中國神話研究的真正的開端，是將中國神話材料與西方觀念結合起來的第一人，也是開拓神話歷史研究的第一人。

魯迅研究中國小說史，首先討論神話，這大概有點承接蔣觀雲的話頭，把神話視為小說，但是，魯迅將小說和神話有所區別，他只是把神話當作小說發展的一個階段，即神話與傳說階段。魯迅主要闡述神話的發生：「昔之初民，見天地萬物，變異不常，其諸現象，又出於人力所能以上，則自造衆說以解釋之：凡所解釋，今謂之神話。」³ 這是一個關於神話的定義，但是這個定義是歷史地呈現的，是一個從起源的角度的神話定義。起源，無論如何都是一個關於歷史的問題。同時，魯迅還有關於神話零碎化問題的思考，都是具有歷史感的闡述。因此，我們說魯迅的神話觀是建立在神話歷史考察的基礎上的。

茅盾的《中國神話研究 ABC》，完全可以視為一部當年的中國神話史問題的研究著作，如他首先談論中國神話僵死的原因，這就是一個神話發展的問題。第二章「保存與修改」，第三章「演化與解釋」，都是神話史的根本問題。而在末尾結論講到的需要解決的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把一部分古代歷史還原為神話，建立一個「中國神話的系統」，這實際上就是神話歷史原點的建

³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初版於 1925 年，由北新書局印行，本文的引文來自《魯迅全集》第四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本），頁 92。

構，第二個問題是伴隨中華民族的發展，各民族的神話加入的問題，這都是神話歷史發展的問題。矛盾的著作進一步完成夏曾佑開始的神話的指認工作，即將古籍中的記載的敘述材料一點一點剝離出來，建成一個可資分析的神話資料叢集，即神話研究的文本物件。

矛盾重要的神話演變的觀點，也即神話歷史化、藻飾化等問題，至今還是我們研究神話史必須面對的問題。物件指認，範圍劃定，演變動力，這些神話史的要素在矛盾的著作中都得到闡述了。⁴

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觀，既有神話發生論的問題：層累地創造古史，也就是一層一層地製造神話，神話史的脈絡就會很清晰；也有演變的動力討論：社會生活是神話演變的動力。前者討論五帝與三皇，後者則討論如孟姜女神話故事的專題歷史，是典型的中國神話專題史的研究。顧頡剛先生的神話觀毫無疑問是在對神話歷史的分析中得來的。⁵

史學家郭沫若，呂振羽在上古史的研究中也對神話傳說研究具有獨特的貢獻，尤其是呂振羽先生，他的《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主要是一部通過神話傳說來研究歷史的著作。如果說顧頡剛先生是要解構歷史，還原為神話，那麼呂振羽先生則是在解構神話，重建歷史。他有一段很重要的闡述：「神話傳說本身，原系遠古各時代人類實際生活所構成的一種遺留到後代的傳說。」⁶ 這就是說，神話傳說乃是歷史的再現。因此，在這一的觀念驅使下，用神話研究歷史就具有了合法性。這也就是後來吳澤先生講的，神話傳說即便不是歷史事實，但是是歷史的影子，即「史影」。他們那一代學者通過神話傳說建立起了中國原始社會的形態，在建構的過程中，神話歷史被指認為社會生活的歷史。上古時期關於社會生活的敘述既是神話的歷史，也是社會生活的歷史。

⁴ 矛盾《中國神話研究 ABC》，世界書局 1929 年出版，這裡的引文來自上海文藝出版社影印之《神話三家論》1989 年版。

⁵ 顧頡剛先生的學說參見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古史辨》1933-1941 年陸續出版本。

⁶ 呂振羽：《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據 1934 年版重印本），頁 76。

聞一多先生在神話專題史研究方面做出了貢獻。他的《伏羲考》，著眼於民族演變的脈絡，追尋伏羲神話的演變軌跡，讓人深刻感知：民族發展是神話發展演變的動力；同時，神話中有相互借鑒的題材和要素，而這種題材和要素很多就是我們說的母題或者原型，他們在不同的敘述體系中是流動的。這些都是對神話歷史研究的獨特貢獻，也是重要的神話理論觀念。⁷

上個世紀前期，人們對於神話的定義、起源、演變，以及演變發展的動力都提出各種見解。神話的歷史的闡述，與神話的理論學說是融為一體的，這是上個世紀前期中國神話研究的一個顯著特徵。

上個世紀後期，先是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神話學說，起源論成為本質論，如大家多引用「任何神話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通過人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這兩句話，⁸ 這是發生論角度的神話本質論，由於馬克思接受了進化論的神話學說，故而神話的表述就是歷時性的，從起源到消亡，都有一套完整的過程表達。馬克思及其追隨者的神話觀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即認為神話的發展是與社會進步和科學的進步密切相關的，科學發展了，社會進步了，神話就消失了。所以，信奉馬克思學說的神話研究大都強調神話的原始性，像袁珂先生那樣強調廣義神話，對於神話發展有所拓展的做法是難能可貴的。

袁珂先生是寫出第一部以神話歷史命名的學術著作的人，他的《中國神話史》把神話的時空拉長了。袁珂先生對於神話史研究最為重要的見解是神話演進的路徑。他這樣認為：從原始神話以後，順著兩個方向演進：一是文學化，成為神話小說和有神話意味的說唱文學。二是和宗教和民俗結合，成為仙話中的神話和民間神話故事。就文學類神話的角度看，這是最為精確的表達，但就神話本身來說，又有所不足，如後代的政治神話，民族關係的神話，歷史與地

⁷ 聞一多《伏羲考》，原載1947年《文學雜誌》第二卷第3期。

⁸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本），頁113。

域建構的神話，都是非常重要的。這些都沒有進入到神話史的敘述中來。但是，無論如何，袁先生是中國神話史研究貢獻很大的學者，他把神話史寫到近代，同時也敘述了少數民族的神話，這些都是空前的。⁹

上個世紀的後期，神話研究偏向心理分析，或者原型研究，結構研究，甚至復辟到語言學派的一些分析，這些研究大都是共時性的研究，因此神話歷史的研究相對較少。

上個世紀，中國神話史的研究就提出概念，探索屬性，指認物件，確定範圍，探討神話歷史的動力及演進途徑，都為神話歷史研究作出重要貢獻。相應的，就神話理論而言，神話史的探索涉及到神話的本質問題，神話的範疇問題，神話的演變問題，神話的功能問題，神話與各文化形態的關係問題等等，也就惠及神話的理論研究，推動了神話理論的研究和深化。因此，上個世紀的神話史研究是功不可沒的。

但是，上個世紀中國神話歷史研究的缺陷也是明顯的。一是研究隊伍小，二是中國神話歷史研究的專著少，三是中國神話歷史的研究偏重於神話與社會的關係，神話發展與審美觀念的發展，神話發展與民族發展，神話發展與思維發展的研究相對薄弱，這就是上個世紀沒有太多的代表性的神話歷史著作的原因所在。

三

進入新世紀以來，神話史的研究更是寂寞，延續上個世紀後期的共時性研究，對於神話歷史的研究不夠重視。近來學者發表的神話歷史的文章，是談論神話與歷史關係的文章，認為神話貫通文史哲，神話除了和哲學相關，和歷史很相關，中國的歷史敘事是「神話式歷史」。這不是神話自身的歷史問題，而是神話與歷史的關係問題。還有學者力求以神話材料來研究歷史，如通過希臘

⁹ 參看袁珂：《中國神話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本）。

神話研究希臘歷史，想通過神話來研究歷史，發掘神話背後的文化內涵。這些可以視為上個世紀馬克思主義系列的神話研究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可能關注的內容有所不同，但本質上沒有差異。

沒有了神話歷史的研究，神話研究往哪裡去？我們看到，新時期的神話研究，往往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共識性的問題越來越少，看起來學科隊伍擴大了，但是從研究物件，理論境界上看，整體上並沒有提升太多。這其間的原因很多，但是有一點我們必須看到：那就是神話歷史研究的缺位。缺少一部相對權威的神話歷史著作，於是便缺少了共同的研究物件，學科的認同感也就淡薄了。以中國古代文學歷史為例，古代文學的研究物件，主要都包含在古代文學史裡面了。學者可以在古代文學史的旗幟下從事古代文學的研究，因此目標相對統一，學科認同感強。而神話學沒有這樣做，大家不願意投入到神話歷史寫作這樣艱難的工作中去，其結果便導致目標不一，神話理論單薄，故神話研究也處迷茫狀態。

神話歷史的研究必須繼續下去。我們的神話史編撰該重視哪些問題呢？我們如果不對神話的屬性進行反思，不對神話的主體加以確認，不對神話的形態加以辨析，不對神話發展的規律加以討論，一種混亂的對於神話觀念的認識，必定會弄成一部混亂的神話史。反過來，混亂的神話史必定導致神話研究迷失方向。因此，研究神話史，對於神話屬性，神話主體，神話形態和神話的演變規律等幾個基本問題我們必須加以討論。

第一，研究神話史，我們必須重新認識**神話的屬性**。這是關係到哪些是神話的問題，關係到哪些問題才是與神話歷史相關的問題。

筆者曾經出版的《神話與中國社會》一書，主要是從神話與社會互動的角度來看神話的發展。正統與非正統之間文化力量的較量，多民族文化向共同文化的皈依，是我觀察中國神話發展的兩個重要視點。前者實際上是在敘述合法性的問題，後者是在敘述認同的問題。

筆者曾經這樣認為：「神話是樹立權威或者毀滅權威的一種充滿矛盾的神秘輿論」。「社會是一個既存秩序和一個維持這個秩序運轉的文化系統構成的，

神話是這一系統的核心。」¹⁰ 這既是關於合法性的問題，也是認同的問題。神話一定是隨著社會展開的，神話的歷史便與社會秩序形影不離，或者維護著，或者對抗著，即便是無為而治的時代，它也是在場的。

神話是關於合法與認同的敘述體系。神話可以在不同的學科裡得到闡述，但是需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話語系統，而不是被文學、歷史和哲學所左右，它需要自己的概論，更需要自己的歷史，這就是神話的概論，神話的歷史，它有自己的獨立的屬性。

對於合法與認同的建構，這是筆者對於神話歷史探討中對於神話的一種理解，這是一種偏於功能的理解。歷史上的神話是這樣發展著的，到了當代，神話假如還是活態的話，似乎還是依照這樣的規則存在著的。

中華民族的認同還在建構中。族群建構，地域建構還在仰賴神話進行。我們看到古老的神話依然在發生著強大的功能。舉例說，大陸的黃帝祭祀，是實現民族建構與認同的重要行為，祭祀行為本身也具有合法化建構的因素。我們也看到臺灣有祭祀黃帝的儀式，但是動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異，似乎更在意一種華人的建構，當族群紛爭自我頗為迷茫的時候，建構一種基本的認同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把神話理解為一種合法化敘述，一種認同標識的敘述，是在歷史與現實的基礎上得出來的。

第二，研究中國神話史，我們必須討論**神話的主體**。這是關係到書寫誰的神話的問題。神話主體，即神話敘述者和持有者，一定是一個特定的具有認同感的族群，當然它是一種複合的複雜的存在。神話主體的確認，將直接決定誰的神話進入中國神話歷史的敘述體系之中。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這個主體十分複雜。我們既要考慮到中國歷史上的主導的一統的政權及其屬下族群，而分治狀態下的不同族群同樣是中國神話的主體。大陸及其周邊地域空間居住者是衡量主體的一個標準，無論其政治狀態如何。除了國家主體及其所屬族群主體外，主流的宗主國主體所屬下更為豐富的

¹⁰ 參看田兆元：《神話與中國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族群，是不是也要納入中國神話歷史的敘述範疇，如冊封體制下的族群是不是要納入到傳統的中國神話歷史的敘述之中呢？這個問題還要深入研究和綜合考量。

歷史在發展，神話也在發展，中華民族也在不斷發展中。中華民族的種族主體不是恒定的，而是不斷改變和發展著的。中國的歷史，不斷地由不同種族族群來主導。中國傳統社會後期，多民族的文化集團統治中國社會是常態，而所謂的漢族統治時期並不是很長，如從宋代到清代。女真族，蒙古族和滿族等都不同程度地統治過整個中國。神話作為文化形態的核心內容之一，有其根本的主流傳統體系，也有不斷增益耗損的情形。中華民族的發展，往往出現農耕文明被一支強大的遊牧族群所征服，或者密切接觸的情形。這就是複合的複雜的而又具有認同感的族群，因此，中國神話的主體顯得異常複雜。故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作為神話主體是一個大的概略的確認。

中國文化有中心，也有副中心，舉例來說，雲南地區，那裡的諸葛亮傳說，對於西南各族，以及東南亞地區都會有很大的影響。因此，那裡的中國神話，不是直接從中原傳過去的，而是從雲南傳過去的。副中心及其輻射下的族群，也是我們研究神話歷史必須要關注到的。

我們說，中國神話的主體，有一個大的概念，即民族整體的概念，也有區域性的概念，即地方族群的概念。中國神話的主體，除了族群的歷時性變遷，還呈現出共時性的複雜交織。歷史上的中華民族在中國大陸及其周邊活動的相關的族群，他們都是中國神話的主體。

第三，**神話形態**問題，是我們認識神話的存在方式問題。在神話歷史的敘述中，我們把什麼樣的敘述形態放到歷史中去？

是不是要是一個完整的故事才是神話呢？顯然我們不會這樣認爲了。但是，完整的故事形態依然是神話的標準形態，即關於神靈的敘事，或者神聖的敘事。神話包括片段和不完整的形式，甚至包括那些僅僅剩下一個名稱的神話。由敘事衍生的形態，如符號象徵（廟宇，法器，神像等），如禁忌行爲，如風俗習慣，如信仰儀式等等，這些都是神話的表現形態。這樣，神話形態是

一個以神聖敘事為中心的結構體系。不是所有的風俗都是神話，這要看與這項風俗相關的敘述是否與一種神聖的敘事相關。很明顯，很多風俗都是神話的直接的產物，故部分風俗也是神話的形態。對於以當代風俗證實古代神話則宜慎重，我們說的風俗神話，是歷史上的風俗體現歷史上的神話的那種形態。

神聖敘事，一是關於神本身的故事，敘事中的主體本來的就是神靈；另外，本來是現實的東西，但是敘述的發展超過了事實本身，具備了楷模（正負兩面）功能，成為建構與認同的物件，這樣的模範性質的東西，被凸顯供奉出來的東西，具備了信仰色彩，也是神聖敘事。如政治神話和商業神話借鑒了神話的敘述形式，把一個普通的東西生神聖化，把一個小亭長說成是真命天子，那都是典型的神話了。

神話的傳播形態也是神話歷史研究編撰必須關注的。神話是口頭傳播的，也有金石文獻的記述，也有竹帛紙質文獻的傳述，也有圖像的傳述等；對於風俗行為的傳述，表演形態的，法典形態的，都應該予以關注。綜合地使用神話表現形態的材料，將豐富神話歷史研究的內涵。

第四，**神話發展**問題，即關於神話發展中表現為何種狀態與何種途徑的問題。

這些，前人曾有研究，如茅盾提出的歷史化問題，文雅化問題，幾乎成為人們認識神話演變發展的規律性的問題了。在一定的程度上，歷史化文雅化是有道理的，但是神話並不是沿著這兩條道路一直這樣走的。神話成為歷史，但是歷史也會成為神話，他們是相互作用著的。而文雅化也只是個案，一部分向雅致化的方向走，還有一部分也會走向樸野。如牛頭馬面被創造出來，也絕對不會很文雅，它們都是在文明已經高度發展的情況下出現的。所以，歷史化和文雅化只是神話發展中的諸多現象之一，不是神話發展的趨向。後來袁珂先生提出了神話向文學演變，神話向民俗演變，似乎與神話發展的趨向更加合拍一些。神話的民俗化，本來就是神話的結構形態，而文學化，在古代表現更充分，如古代出現《三國演義》、《西遊記》這樣重要的神話文本。

我們研究神話史，第一個問題是發生。第二個問題是傳播演變，包括繼承

和擴展。第三個問題是銷歇。第四個問題是復興。

神話歷史的研究首先面對的是神話的發生問題。神話的發生很多要追溯到原始社會，但發生問題並不是研究原始社會神話的專利，比如，中國雪神，關於他的信仰和神話，至少到唐代才比較明朗化，而先秦秦漢則較少傳說，他的發生就是在文明社會的事情，是在當時世界上文化經濟最為繁盛的帝國唐朝時期發生的。一部神話史是一些骨幹的神話一直傳述，一批新的神話不斷生長，而一些神話不斷銷歇和復興的過程。

關於神話的銷歇，文獻中有豐富的記載，有些神話傳播著，突然就沒有了。我們都很熟悉的帝俊，這位上古秦漢曾經的大神，後來在官方，在民間都近乎遺忘，只是在文獻裡，留下一點痕跡，在口頭傳說和風俗儀式中很難找到。還有如西夏的神話，出土文獻有一些記載，我們今天已經很難理解了，幾乎可以當作銷歇的神話看待。時下有個文化運動，叫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對於那些將要消亡的神話傳說列為名錄保護起來。古代一般來說沒有這樣明確的意識，按照人間正道是滄桑的規則，任其發展演變。今天我們的文化遺產保護，實際上包含了對於即將銷歇的文化的關注。如國家選擇一批影響大的，顯在的神話列為名錄加以保護，但是，一些不著名的，小範圍傳播的神話在世界上還是會逐漸銷歇。哪些問題是造成神話銷歇的要素，這是一個十分嚴肅的問題。

關於神話復興，這個問題在中國的 20 世紀表現地十分充分。一些看起來就要消失的神話與信仰，各地豐富的地方神靈都復興起來了。像城隍神，前些年有人說他將退出歷史的舞臺，但是現在顯然是復興了，如上海，城隍廟幾乎成為上海城市文化的象徵了，城隍的故事和信仰也十分火爆。還有那個雪神故事，應該說是一個將要銷歇的神話，我們把它提出來以後，有的地方說雪神的家鄉在他們那裡，這就存在著復興的契機，加上這幾年暴雪肆虐，是否可以復興其信仰與傳說，可以觀察。

由此看，研究神話歷史，一系列的神話觀念將隨之變化，一些很尖銳的問題就擺在我們的面前。所以神話歷史的研究將有力促進神話理論的建構。神話歷史建設完成，一個神話研究的基本認同物件也將形成，這無疑是當前神話研

究不可忽視的大問題。

新世紀的神話歷史研究十分薄弱，制約著神話研究的進步。與之相關的神話理論也沒有得到深入的討論，使得神話研究向深度發展缺少方向。一個只有裡聊聊數部歷史的學科，是很難有大的突破的。因此，我們呼籲更多的有識之士進入到神話史研究的行列裡來。